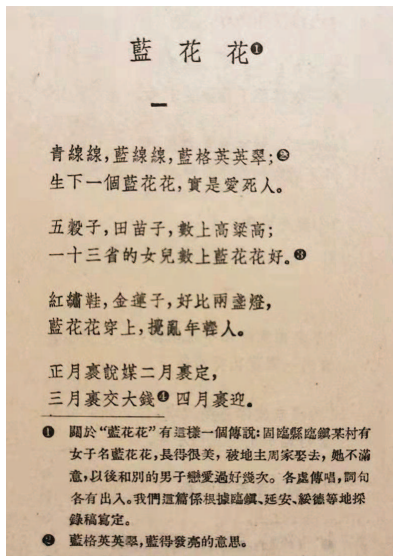


# 鲜活亮丽的陕北民歌

卫建民



原创《蓝花花》，是对买卖婚姻的反抗。“青线线，蓝线线，蓝格英英翠；生下一个蓝花花，实是爱死人。”“不爱你东来不爱你西，但爱哥哥的二十一。”《蓝花花》在陕北流传最广，后改编成歌剧，推向全国，剧本加入阶级压迫、斗争反抗的新元素。因原始作品有人物，有情节，有比较固定的结构，歌剧的音乐富于原创性，称得上是优秀的作品。这部歌剧有好几个版本。前几年，我在国家大剧院看过一场新版的演出，感到布景、声光、服装都是一流的，但编者以主观想象添加的内容过多过浓，冲淡了原创的朴素真挚。

陕北民歌里，许多篇章是男女爱情的倾诉，女性在封建制度下的精神折磨和无力改变的现实。《腊月梅花香》刻画童养媳的苦难，语言大胆泼辣：“睡到半夜胡思想，/揭开了被子看情郎。/图你的人才不迷的咋，/图你的牛牛桑瓜瓜。”童养媳和被硬配对小丈夫年龄差别太大，她有怨气，不也很正常吗？《走西口》是男女送别的情歌。男人临行之前，女人千叮咛万嘱咐，别话升华为离别，成了民歌的经典，今天还在传唱。女人为男人在离开自己后可能发生的事唱了许多，最后表达自己的坚守和忠贞：“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两眼瞅一瞅；/唯有那小妹妹我，/天长又日久。”这些大胆表现爱情的民歌，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份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她以撕心裂肺的高调，最真实地传达出人在精神领域的无限自由度，证明厚土地上的中国人有过浪漫的、健康的爱情。

《探家》里有几句“及物词”：“鲜羊肉，烩白面，/你没婆姨我没汉；/咱二人好比一骨朵蒜，/一搭儿生一搭儿烂。”山沟里的男女结合，就如这么简单明快！民歌里还有一些欢快、诙谐，有人物，有情节的篇章，他们源于生活，又反过来为生活服务。《店家失女》讲述一个小地主的儿女被长工拐跑了，小地主主要维权：“头一状告到榆林城，/第二状告到西安省；我把王二当好，他把三女拐起身。”衙门老爷见小地主告的是这等事，就训斥：“十七八女子不出嫁，/十七八女子养在家！/老爷不断这事情；你们这算什么事情！”老爷通情达理，批评小地主一顿，乘机开展一次普法教育：不要什么事情都走法律渠道，“老爷不断这事情；你们这算什么事情！”

民歌里有鲜亮的源泉活水，是艺术家的母乳，是文艺作品的基因和胚胎。我翻翻这些带土腥气的作品，仿佛呼吸着一口口新鲜空气。

应该感谢当年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是他们采集保存、编辑出版民间的艺术珍宝，很可能让这些散落在山沟里的珍宝就永远埋没了。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道湾？/几十道湾上几十只船？/几十只船上几十根杆？/几十个船公把船来撒？

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九十九道湾上九十九只船，/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九十九个船公把船来撒。

这首荡气回肠的《船夫曲》，编选者注明是采集于陕北葭县。传为黄河船夫李思命所作，1942年采访李时，他已六十多岁。作为鲁艺的研究成果，编选者把这首作品的来源注释清楚，留下一份可靠的艺术档案。那个年月，还没有保护知识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但我们的革命文艺家尊重作者的原创，特别在选注中注明。

《船夫曲》连用叠词，反反复复歌唱在黄河行船的艰难凶险，数量词选择“十”和“九十九”，以夸张的手法，蜿蜒曲折。我去延安、榆林时，坐的是庞巴迪小飞机，当飞机进入陕北空域，要缓缓下降时，我从窗口俯瞰，看见了九曲黄河九十九道湾。那种在大地蜿蜒挺进的巨龙，让人心潮澎湃！

我怀疑它们是一个公司的员工，这家公司对员工的长相有个相对统一的要求，要不然也不会看上去那么像；至于着装，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都会统一，这一点不奇怪。

要说不同，也有，除了经营的品种、活动的范围之外，它们在上头也有明显的区别，卖糖的身体要比卖盐的大上许多，两倍都不止，而且卖糖的比卖盐的在腹部末端还多出了一根长长的细管。

它们两个各有自己的经营地盘，大部分时间相互之间也轻易不交叉，看上去两家人关系还不错，实际上也谈不上关系好不好，它们基本上属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物种。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我有一次就看到了它们两个打了起来，个头小的袭击了个头小的，把它从水面拖到了水

头。美研所选择蓝玉崧写字，是研究机构开放姿态的呈现。王先生告诉我，那是美研所前辈温庭宽邀请蓝写的。温与蓝以前有在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又同师寿石工学习篆刻，有同门之谊。据说寿石工不认可蓝玉崧的印章，认为蓝有才气，但没有下苦功。蓝玉崧其实极其用功，我见过他勾摹的赵之谦印谱，极为精审，自己治印也自具逸趣。蓝为艺术学问常常只睡四五个小时，他的早逝应与睡眠不足有关。

我和王先生相识，与一位同他走动比较多的老师有关。这位老师研究魏晋书法，王先生看了他的文章，赞叹欢喜，后来就有了合作。王先生当时还是一本刊物的编委，审读雕塑与书画史论方面的稿子。他还是中国书协的学术委员。以他在专门机构的任职资历和众多兼职，我以为王先生会比较忙碌，但与他接触下来，却感觉他过得闲适。这种“闲”一方面与他的仪容举止有关，他胖乎乎的身材，理一个西装头，说话慢吞吞的，初看起来很像那个不经世事的大男孩；另一方面似乎与他处世上与生俱来的不慌不忙有关。我曾认真观察过王先生，他除了必不可推要去面对的场合，一般都在家里做事，自然就比那些时常在社交场合出头露面的学人，多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在我心目中，王先生是个志厚长者。他的书法史研究专长是王羲之，从“二王家世”“传世墨迹”“书法分期”以及后来的“兰亭序问题”等等，涉猎广泛而深入。我读过他的论文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他认为当年兰亭论辩的焦点在于“隶意”，但参与讨论诸家对“隶意”有不同的理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王先生对兰亭论辩，既避免把问题作简单化处理，又还了双方的讨论焦点，也说明了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在当时被误读的社会原因，但最重要也是最可贵的是，在艺术史界一边倒的言论中，王先生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见解，显示一个学人的坦荡、独立思考精神与观察能力。

记不得了，与王先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大概总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吧。那时他已经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退休了，但还继续为美研所一些遗留项目操劳。比如他主编过一本中国书法鉴赏辞典，曾携柬广邀美术史界同仁参与其事。王先生他们一辈人身上还留有旧时代学人做事的派头，看谁的文章写得好，不赏识与不识，会主动延揽。

对于兰亭论辩中的“反方”高二适先生，王先生也有自己的观察。他和大多数论家拔高二适在论辩中的象征意义不同，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在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兰亭论辩的老学者中，笔者认可单以治学（文字表达）是否严谨说，以商承祚先生的文章最为值得称道。但治学最不严谨并造成社会流弊的当属高先生（王玉池《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研究》，故宫出版社2019年版）。

王先生举例说高文《〈兰亭序〉真伪之再议》之误：“‘右军书……有僧虔造献之《万岁通天帖》；他如北宋之《淳化》，南宋之《大观》《淳熙》《绉》《汝》帖等。’凡有碑帖常识的人都知道，《万岁通天帖》是王氏后人王方庆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献于武则天的。王僧虔是南齐人，他的死距万岁通天二年已有二百余年，怎么能出来献帖？上举南宋之四帖，实际只有《淳熙》一帖为南宋所刻。《大观帖》是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蔡京等奉宋徽宗之旨摹刻于太清楼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绉帖》刻于北宋皇祐、嘉祐年间，由潘师旦摹勒上石，北宋治平元年欧阳修已有记录，距南宋建立还有六十余年；《汝帖》为北宋王象瓘勒，亦刻于大观三年。”（同上）

我跟王先生认识超过20年。做编辑时，试图把王先生拉进作者圈。王先生说：你的杂志我看过，我写的东西都是谈具体问题的，有点严肃，恐怕不适合。但他又表示欢迎我经常上他那儿玩。王先生1961年自中央



更多图文请见“文汇”App和“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 王先生，九十了

——与王玉池先生交往二三事

唐吟方

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就进入美研所，是美研所的资深研究员，我对美术界的旧人旧事感兴趣，因此常常向他请教。讲起美研所的前辈，王先生的脸上就露出憨态可掬笑容，用他的河北辛集口音跟我讲：这个可以给你说说的。

朱丹（1916—1988）是美术界的前辈，曾在国内的很多艺术机构担任要职，艺术素养非常高。他曾参与筹备过不少艺术机构，以朱丹的资历名声，似乎应该担任这些机构的正职，不知是运气不好还是其他原因，艺术机构一旦挂牌正式成立，总与他无缘。我听北大的赵宝煦先生说，外界对朱丹有“朱筹备”之称。朱丹在美研所担任所长时，鼓励王玉池研究书法，而朱丹自己对书法也情有独钟，晚年精研有雕塑感的草书，可惜曲高和寡，今天不但没人提起朱丹的书法，就连朱丹的名字也差不多被人遗忘了。王先生跟朱丹过从甚密，得知我想了解朱丹，就取出不少朱丹的诗词手稿、书札、题签、印稿，让我通过这些实物进一步理解这个在新中国艺术史中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丹也是中国书协的缔造者之一，但只当了一届副主席就辞任职务，有事了拂衣去的洒脱。王先生评价这位同事领导与前辈时说了一句话：朱丹文人气十足，不像个领导。我猜想这是朱丹之所以成为“朱筹备”的原因。

《美术史论》在改革开放之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刊头题字出诸已故音乐家蓝玉崧之手，写得旖旎而又富有想象力，是当时极出彩的一个题

词。美研所选择蓝玉崧写字，是研究机构开放姿态的呈现。王先生告诉我，那是美研所前辈温庭宽邀请蓝写的。温与蓝以前有在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又同师寿石工学习篆刻，有同门之谊。据说寿石工不认可蓝玉崧的印章，认为蓝有才气，但没有下苦功。蓝玉崧其实极其用功，我见过他勾摹的赵之谦印谱，极为精审，自己治印也自具逸趣。蓝为艺术学问常常只睡四五个小时，他的早逝应与睡眠不足有关。

王先生有些小收藏，可以看出他的情趣。在他那儿我看到过黄宾虹的零碎碎墨，大致是一些签条和信封之类的小东西。听说是从废纸堆里捡来的，被王先生展平后细心地保留下来。那些旧纸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被人看重，人弃我拾，可见王先生有识有心。收藏中还有一些美研所工作过的同事前辈的字条手迹，既是工作经历的见证，自然也是他在美研所与前辈学人朝夕相处的物证，笔墨之外，还带着那个时代人情的冷暖。每每想起王先生小心翼翼向我展示他的珍藏的样子，就觉得他是个深情的人。

别以为王先生只是一个闷头坐冷板凳的人。他也好嬉，年轻时曾叠着筷子一段作“池”字小印。他给我看时，不好意思追问，象牙筷子是截了一根还是一双？但米粟大小的印面的确刻划苍劲，颇有壮夫可为的气势。

我一直喜欢王先生的书法，粗拙厚重，不事雕饰，行笔之间率性而多情致。笔路上近似鲁公，技巧难以说好，但在看腻了书风要么张皇失措要么亦步亦趋的今天，我对王先生的字倒有更多的好感。和他的治学一样，他写字也不作媚人态。只是这种“不媚”积之一生，是性格的自然流露。

前一阵子，《书法报》开辟新栏目，刊发学者知识人墨迹，也征及王玉池先生。大概考虑到他年龄大，特意关照写首诗就可以。办事一向认真的王先生竟一口气写了四幅，供报社选择。其一，是他自作的咏梁武帝之二：

相传《异趣》署萧梁，  
“爰业”何如费思量。  
今人仿效谁能似？  
只任神物留芳香。

王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对此诗有一段自注：“原作为台湾王雪艇收藏。启功先生认为系古摹本。今人是学不到的（绝非唐以后人所能到）。佛教认为，除了佛之爱外，一般的‘爰业’都是一种错误。”

我从前只爱读王先生的文章，没想到他的诗也意趣横生，毕竟沉潜学海几十年，文字里掩藏不住周身的书卷气，还有燕赵人的一股子质朴劲。我满心喜欢生活圈子里还有这样一位可爱又求真务实的老辈。在世风回旋不定的当下，王先生的存在，对我来说，不啻是一帖清凉散。

澈的水面，我看到一只水螳螂把身体隐藏在在一根水草的旁边，头朝下，腹部朝上，四条腿抱住草茎，另两条粗壮的大刀环抱在胸前，把它那根细细的几乎跟身体差不多长短的尾管露出水面，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当时，我还奇怪它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奇怪的动作，直到有一天看了一部电影：一队士兵去偷袭船上的人，他们嘴里都衔着一根中空的苇管，从岸边悄悄地下水，把身体藏在水下，慢慢地往敌船靠近，水面上看不出一点动静，只有一排苇管在移动，看上去像是芦苇在漂。我才恍然大悟：作为一种昆虫，水螳螂并没有鱼那样的可以过滤水中空气的鳃，不能在水里自由呼吸，它把又细又长的尾管探出水面就能呼吸到空气，不至于长时间待在水下因为缺氧而憋死，这根尾管是它的呼吸器官，解决了它不能长时间待在水下的问题。那一瞬间，我甚至怀疑人类有这样类似的行为是不是受到了水螳螂的启发，同时也好像明白了为啥水螳螂有这么一根管而水鼋没有——这跟它们活动的场所有关，水鼋在水面上活动，直接暴露露在空气中，它不需要这个东西。

那天，我看到一只水鼋顶着它的喷气式战车伏击游动的鱼，经过水螳螂身边的时候，它好像并没发现什么异常，水底还是像往常一样平静。它或许还以为那只倒立着的水螳螂是另外一根水草吧。它的大意让它付出了代价，生命的代价，等它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身体已经被猎手的那对折叠刀紧紧夹住，猎手的刺吸式口器同时也插进了身体，注入了麻醉剂、消化液，它的身体一下子便麻木了，再也动弹不得，随后，它的肉体内缓缓地溶解成汁，被猎手一点一点地吸走，化成猎手需要的营养。我亲眼见到那只水鼋的身体被水螳螂吸空，变成一只空壳，轻飘飘地从水底浮上水面，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仍然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水螳螂也是因为有长得有点像陆地上的螳螂而得名。螳螂长相美丽，要不是它胸前的那对巨大的折叠刀，或者叫大刀，你都不会相信它是杀手。这个杀手天不怕地不怕，甚至连大车都敢挡一挡，因此留下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成语，虽然结局并不是那么美好，但你也不得不感叹它的勇气可嘉。它这样的勇敢还催生了一个优秀的拳种，有位名叫王刚的武术家就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螳螂捕蝉，突发灵感，创编了一套以它命名的拳种——螳螂拳。给它勇气和自信以及给它带来荣耀的就是这对前臂，这也是它引以为傲的资本。水螳螂也拥有这样的一对前臂，只不过比起陆上螳螂的要纤细许多，但更长。

我们常见的陆上螳螂是一种绿螳螂，肚子挺大，这是大刀螂；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把自己长成一朵花或者一片树叶模样的，还有把自己长成一棵小树模样的。非洲有一种绿螳螂，是世界上最大的螳螂，体长平均在9厘米左右，甚至可以捕食小型鸟类、青蛙、老鼠等，战斗力之强令人咋舌。水螳螂不像大刀螂，倒像一段树枝，身体很瘦，又细又长。如果一定要用另外一种动物来形容它的模样，我觉得它更像那种以伪装著称的拟态高手竹节虫。水螳螂的战斗力虽然没有非洲绿巨螳螂那样勇悍，却也不容小觑。我除了见过它偷袭水鼋，还亲眼见过它捕猎一条细长的稚虫水鼋的全过程——透过清

# 笔会

安多汉子  
(国画)  
李芳

2021年7月21日北京蓝旗营

# 小汪塘里的争斗

韩开春

小时候，我经常会对家门前的小汪塘发呆，时间久了，我会觉得它像个杂货铺，或者卖调味的卖部，许多昆虫在那里摆摊设点或者走街串巷做生意，有卖盐的、卖酱油的，还有卖糖的。

卖盐的和卖酱油的是同一个店员，它在光滑如镜的水面上做生意，脚穿一双溜冰鞋，行动迅速。平时就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偶尔会滑动一下叫卖一声，看上去有点慵懒，但一有顾客召唤立马就来了精神，迅速滑了过去，服务态度很好；卖糖的小贩也兼做酱油生意，它把摊位设在水面以下，服务态度也不错，顾客有需要，随时随到。

它们的长相和装扮差不多，都是细长挺直的身体，配上四条纤细的大长腿，另外两条相对短一点的腿折叠在胸前，背上也都有一对翅膀（其实是两对，一对折叠在另一对的下面，上面的这对基部坚硬、革质，端部膜质、透明，下面的那对翅膀膜质），只是不太明显，不大容易看出来，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关键时刻会飞。

我怀疑它们是一个公司的员工，这家公司对员工的长相有个相对统一的要求，要不然也不会看上去那么像；至于着装，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都会统一，这一点不奇怪。

要说不同，也有，除了经营的品种、活动的范围之外，它们在上头也有明显的区别，卖糖的身体要比卖盐的大上许多，两倍都不止，而且卖糖的比卖盐的在腹部末端还多出了一根长长的细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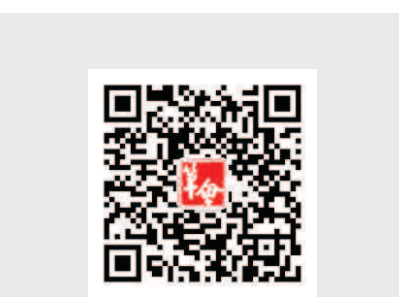
手去摸它了，就连它落到哪里都有一股难闻的臭味，并且经久不衰，能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它长得有点像水里的老鳖，就得了个臭鳖子的外号。也有人叫它臭大姐、臭板虫或者放屁虫，叫法虽然不太一样，但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这样你是不是应该就明白了呢？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臭鳖子的亲戚当然也香不了。蜻蜓昆虫的身上有着臭味，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味道，它们当然也不例外。

出卖它们的是胸前的那对捕捉足，尽管它们伪装得比较好，甚至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但这对捕捉足使得它们露出了马脚，暴露了它们的杀手本质，有捕捉足的家伙可不是好惹的，都不是什么善茬。

水鼋的别名水马，大概是因为它能在水面上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有点像骏马在草原上奔驰；水板凳我猜是它的身体细长又有四条细长的腿，像农村里的高腿的长条板凳的缘故；水蚊子好理解，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误以为它是一只大蚊子；至于那个水母鸟，我实在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不知道给它起这个别名的从哪儿看出它像母鸟的。别看它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要是有小虫落到水面上，它照样会猛扑过去，置猎物于死地，此时它的杀手本质暴露无遗。

水螳螂也是因为有长得有点像陆地上的螳螂而得名。螳螂长相美丽，要不是它胸前的那对巨大的折叠刀，或者叫大刀，你都不会相信它是杀手。这个杀手天不怕地不怕，甚至连大车都敢挡一挡，因此留下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成语，虽然结局并不是那么美好，但你也不得不感叹它的勇气可嘉。它这样的勇敢还催生了一个优秀的拳种，有位名叫王刚的武术家就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螳螂捕蝉，突发灵感，创编了一套以它命名的拳种——螳螂拳。给它勇气和自信以及给它带来荣耀的就是这对前臂，这也是它引以为傲的资本。水螳螂也拥有这样的一对前臂，只不过比起陆上螳螂的要纤细许多，但更长。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